

卷之三

一  
二  
三  
四  
五  
六  
七  
八  
九  
十

秘密結婚及其他

短篇實事小說七篇

伍光建譯

## 序

這本書內凡短篇小說七篇，都是從英國出版的 *Queer Stories From Truth* 「奇異小說集」裏擇譯出來。這部書有很多本，是 *Truth* 報上面登載的小說的單行本。

「誠報」 *Truth* 是英國有名的報紙，是一個很有錢的人所辦，是一個名副其實的報紙。報上所載的新聞都務求真確，批評尤其誠切。就便是這些小說，都不是妄誕無稽的作品，的確都是當時的實在事情，或者是當時有權勢的人，或者是相識的人，有種種原因不能公然發表，都借小說來宣布。或竟也有許多是尋常的趣聞，當作新聞登載沒有什麼味道，也把來作成小說。

這些小說的文筆結構都非常流利精巧，因為都是根據事實，所以情

節奇而不離，怪而不謬，沒有一點勉強牽湊的毛病。這些小說雖很受人歡迎，作者雖然都是一時知名之士，但是因為隱着姓名，所以還沒有人認為佳作譯了出來，而且原本在中國是不經見的。

這本書的譯者，伍光建先生，是不必我們介紹的了。他譯這篇小說的動機，是由於偶然看了這些小說，非常覺得有趣，於是就一連譯了好幾篇（有兩篇編入黎明書局出版的「舊歡」中。）

伍先生譯了這幾篇已有好幾年，精力既滿，文筆當然極酣暢，興趣既高，神氣也就愈完足。他本來是長篇小說的大手筆，對於這些短篇小品，當然游刃有餘，毫不費力地一氣呵成了。

現在出版界充滿了外國語化的白話文，教讀者鬧得頭昏腦暈，還是看不明白。便是意思都不能充分表現，到那裏去領略神氣呢？這樣的譯筆要介紹外國學術書，已足以多費讀者的神思和阻礙讀書的興味了。何

况文藝是要在字裏行間表現出無窮的神氣來？這不但譯筆，就是一般創作也是如此。這個緣故，大半由於作者不會說國語。

一個中國人，那有不會說中國話的呢？要知道方言的區別極大，尤其江浙兩省間的方言，和國語的句法大不相同。一般作者狃於鄉土，就產生了那半吊子白話文來，實在看着吃力。

再把這半吊子白話去拙譯外國文字，結果應當如何？無論譯者的外國文字怎樣深究，也是詞不能達意。那般外國文字也是半吊子的變料半吊子也就不必談了。

伍先生的外國文是極其精深，若沒有國文國語精深嫻熟的根基，是絕不能作出這樣的文字來。

這不是捧我們伍先生，也不是介紹這本書，不過因這本書而引起對一般作者的希望，便是不要苟且從事於譯著。至於讀者，當然會具有選

擇的能力。

這本書原稿未經標點，是我們代為分段句讀，也許有很多錯誤，只好待以後的改正。

庚午七月，仙呂。

## 目 錄

餓嘴婦人……	一
黑金鋼鑽……	十五
某宮祕史……	二七
議員調情之結果……	五·一
疑獄……	六七
大出殯……	八九
祕密結婚……	一〇九

餓嘴婦人

The She-Epicure.

## 比

得查林向美貌的巴拉·米弗小姐求親的時候，小姐的父親是個  
畏羞過於煩心的老頭子，清一會嗓子，對求親的說道：『比得  
，假使我賣一匹馬給你，你自然盼望我把馬的毛病告訴你，是不是？』

查林很客氣的答道：『你若是肯告訴我，我是很感謝你的。』

老頭子歎一口氣，很鄭重的說道：『我自然是該告訴你的，好在我  
並不是賣女兒給你，然而我把他嫁了之後，我却很受點錢財上的利益；  
但是我不能不把我女兒的短處告訴你。』

這個被愛情迷倒了的少年比得說道：『也許你當父親的未免過於求  
全責備，凡作父親的原該如此，但是，我敢保米弗小姐是並無短處！』

老頭子答道：『我也曉得對於品格上，他却並無毛病，巴拉是個好女兒

，我也敢說他是很要作好人的。比得，但是有一層，他的嘴是非常之饑！」

比得答道：「呀！不過這樣麼？」

老頭子說道：『你若是看見糖果糕點鋪同鮮果鋪的帳單，我恐怕你不說，「呀！不過這樣麼？」這句話。我告訴你吧！他在學校的時候，把月費都買了糖果吃之外，還該了些債，你難道沒有留心在飯桌上，看他的刀叉不停的那樣忙不過來麼？』

比得查林聽了大笑說道：『我曉得米弗小姐胃氣是好的，吃量很大，但是我却喜歡看見他能吃；我不喜歡那些酸腐小姐們，這樣也不吃，那樣也不吃，還不敢對人說，喜歡吃牛肉扒，喜歡飲皮酒。』

那老頭很發愁呻吟說道：『但願不過只好吃牛肉扒，只好飲皮酒；然而我的意思，不過要叫你不要把我的女兒看得太過好，我是預先警告

過你就是了。好在你是很有錢的，你很能夠養活一位好花錢的夫人。」

比得查林吞吞吐吐的說道：「我並非有錢，但是我一年有一千五百金鎊進款，我家裏的飲食可以使我的太太滿意。」

老頭子好像還是不甚放心的說道：『我們都希望能使他滿意。』於是就答應了比得娶巴拉小姐作夫人。

這個將來的新郎走出他將來岳父的書房，跑到花園裏找他的意中人。原來這位小姐，正在草莓叢中，一隻手拿着一塊白菜葉子，葉子上面放了好些白糖，那一隻手忙的了不得摘草莓子，一面摘，一面沾白糖往嘴裏送。

比得查林看見了，以爲很好看。一面附耳對他的所愛說了許多愛情的話，懇求小姐嫁他；那位小姐摘了一個極大的草莓子，在白糖上滾了幾滾，厚厚的沾了許多白糖，送到他所歡的唇邊，比得很溫柔的說道：

『你先咬半個！』小姐也很溫柔的聽他的吩咐，咬了大半個，比得吃了小半個，歡喜到發狂般的，把莓子的蒂在胸前白色背心一揩，登時白背心就染一個很鮮紅的點子，就說『這是他心裏的一滴血』，還說『他肯願意爲小姐流血！』

過了一個月，兩個人果然結了婚。吃喜酒的時候，新娘子吃得一個不亦樂乎，看見了真令人滿意。

比得查林現年大約三十歲，無一定事業，一味消遣過日子。他有所很好的房子在鄉裏。未結婚之先，他想出種種方法消遣。他是賽槍隊的副隊長；又是郵票會的副會長；又是湯汁俱樂部的祕書，他真是個無事忙。凡是他所忙的事，都是可以不必作的。他很要盡他的職責，要料理許多無爲文牘，令人看見害怕。他每年至少也花五十個金鎊的郵費。

他所以要結婚，原也爲的是要多添事體作。要常常請客，請槍隊裏

的同袍；請湯汁會的董事部的同事；還請他部下許多專收藏舊郵票的男女會員。他還有一層深意：他這時候不過是郵票會的副會長，他想會員們公舉他作正會長。要他們在他家裏開會，同時還要大請客。

過了蜜月之後，他就對太太說道：『我的小寶貝！我要你每逢星期四，預備好飲食請十二位客。我們郵票會的正會長事體太多了，忙不過來，倘若我們把會友們喂得飽飽的，我敢說，下次選舉，他們一定舉我當正會長。』

巴拉答道：『我一定辦得好好的，叫你滿意。』他於是把廚師操練得很好，凡是有人家享過他家裏星期四晚上酒席的幸福，想起來，談起來，無不肅然起敬的。

巴拉費了許多事，終天日夜的讀烹調的書。他的面貌原是長得很秀美的，又會打扮，性情又好，看他外貌，像是在廚房動手做菜的。那

怕他在廚房忙着製點心皮子，若有客人來，他一會子走出來進入客廳，看不見他手上有什麼白麵，一樣的打扮得很漂亮，滿臉都是笑容。凡是曉得的，都稱讚他是一位頂會管家的。他的丈夫自然也是這樣想。

他們結婚後三個月，他的丈夫看看各店鋪送去的帳單，覺得花錢很不少。但是他享受的是什麼早飯，什麼中飯，什麼晚餐，說到五點鐘的茶點，臨上床時的輕巧點心，無一樣不是盡善盡美的。比得查林原是個胃氣不甚強的人，向來吃飯是不甚知味的，自從娶了太太之後，才曉得飯菜很有滋味，好像是巴拉有了什麼符法，令他胃口強壯。不用說別的，只要說他所製的小碟，即使是最守戒律的和尚看見了，也要破戒的。若是說到他們早餐的搗黃油的小麵包；中飯的熟食；五點鐘的茶點；大餐的野味；晚餐的湯同生菜，更是最精美的。但是比得漸漸的覺得吃得太多，有點不好過，犯過一次胃病又犯一次。從前他是個細腰身，這時

候他的腰圍粗壯起來。他的太太巴拉是越長越胖。有一樣最不好的，是他身上一面長肉，腦子裏一面減少機靈。再過幾時，他什麼話都不會談，只會談飲談吃的。若是同他談別的家務，他就提不起精神，只是打呵欠，很覺得不耐煩，只會用單字對答。若是他的丈夫舔唇咽涎的對他說道：『我的至寶，廚房裏送來一陣一陣的蘑菇香！』他的精神立刻就興奮起來，如同戰馬聽見戰場的喇叭響，他就滔滔不絕的說個不了：什麼菜怎樣製法，怎樣的好吃。

家裏有這樣一位太太，原是很好的。不過家庭裏除了烹調，還有許多別的事；倒如比得查林每星期四晚上的宴會，誠然是把郵票會裏的會友們敷衍得很好。比得很着急的要被選作會長，每天費好幾點鐘工夫，製一篇長論說，預備下一季大會的時候宣讀的；他的題目是：好望角地方所出的三角式郵票，日見其少。他以為這篇論說一宣讀之後，立刻就

要名滿天下的。自然很盼望他的太太同他表同情，同他談談郵票的事。

他的太太不理會，還闖出一個禍來！

有一天這位太太製排骨，要紙作緣邊。糊裏糊塗的走入書房，把他丈夫的草稿拿來剪碎了。他丈夫看見他剪，怪責他，他毫不在意的回答：『我找不着乾淨紙，因為我們是自己吃飯，不是請客，我以為寫過字的紙是一樣的可以用，不要緊的。』

比得怒不可遏，喊道：『不要緊麼？你把我三個月的辛苦用功都糟踐了！』

巴拉很溫柔的答道：『好在你很聰明，你再寫就是了！』

比得心裏難過了許久，這是他們夫妻第一次反目。但是積了幾個月的不滿意，趁這次大發作。他狠怒的回答：『巴拉，我很有幾件事要對你說；今天中午，我又看見你在點心店裏！』

他以為不算什麼的答道：『但是我是天天去的！』比得說道：『你曉得的一點鐘就吃中飯，十二點鐘你還要吃冰吉林，還要吃雞蛋糕，原來你是老吃不飽的麼？』

巴拉答道：『比得，我不曉得你用這個很長的字（指老吃不飽）是什麼意思？但是據我看來，冰吉林若是同我的脾胃很對的，為什麼我就不該吃呢？』

比得又說道：『據你看來，你曉得五點鐘吃茶點，你三點鐘還是一樣的吃夾麵包，吃小饅頭。』

他的太太答道：『那是自然，為什麼不能吃呢？』

比得又說道：『你還從店裏買好幾袋的糖果帶回家來，預備半夜醒了的時候吃，昨天晚上被我看見了！』

太太答道：『我若是半夜醒起來，原是你的不好，你打呼打得太利